

王兴东王浙滨 电影剧作选

王兴东·王浙滨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自序

电影剧本掌握着一部电影诞生的钥匙。这里所选的5部剧本已经拍成了电影，再回头看一下放在抽屉里的这五把钥匙，尽管对我们已经没有实用意义，但是，也许对某些研究剧本写作的人仍然会起到钥匙的作用，对那些愿意分析影片与剧本关系的人也是揭秘的钥匙。

我们俩只念到初中就被文化大革命断了学路，成了下乡知青。正是因为那块神奇的银幕，把我们俩分别从部队和工厂吸引到电影圈里，在电影剧作这个行当里干了20多年，其中最得益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的学习，从1981年我们的第1部电影剧本《明天回答你》搬上银幕，到第20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我们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设计到了剧本里，并被永远印进了长长的胶片里。

写电影剧本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需要很强的毅力，要耐得住孤寂，要忍得住审查，要经得住反复修改。写电影剧本就是被推上比较力的擂台上，谁能持之以恒，谁就会看到银幕上成功的效果。写电影剧本要有很浓的激情，但是要具有很淡的名利，电影的创作生产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好比一个接力赛，编剧是跑第一棒的，最后冲刺的是导演和演员，当鲜花和奖杯由他们摘取的时候，编剧最好进行下一个跑道的起跑准备……

没有好本子拍不出好片子，用著名导演黑泽明的一句话来概括：“一部影片的命运几乎要由剧本来决定。”（《世界电影》1984年4期）中国电影全面推向市场以来，所有的电影制片者都认识到了电影精品出自于剧本的精品。因此，电影剧本在今天市场经济这杆秤上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好剧本成了电影制片者的竞争目标。当前影视创作最大的危机是缺好剧本，而好剧本的危机是缺生活。

掌握优秀电影剧本诞生的钥匙是什么？每一位剧作家都有自己的窍门和经验。我们在多年创作实践中认识到，生活是我们打开电影剧作能源之门的第一把钥匙，生活给了我们创造人物形象的最有力的支点。我们的笔不是一支硬挤的牙膏，没有对生活的真情实感绝不去设计那些空虚的画面，我们不想用那些胡编乱描的景色去戏弄社会诚实的眼睛，也不想用艳丽的假话去诓骗人们诚实的情感。这里选择的《蒋筑英》《留村察看》《孔繁森》《天国逆子》《离开雷锋的日子》5部剧本是我们90年代的近期作品，从我们剧本的结构里，从每一句台词里，都流淌着我们的追求，“生活+真情-虚假=我们的电影。”

王兴东 王浙滨

1997年4月20日于长春

目 录

- 115 / 蒋筑英..... 王兴东
74 / 我写《蒋筑英》
——编剧札记
- 84 / 留村察看..... 王兴东 王浙滨
157 / 用电影的眼睛察看生活
——《留村察看》写作笔记摘录
- 162 / 天国逆子..... 王兴东 王浙滨
231 / 重新鉴定生活的底片
——电影《天国逆子》编剧前前后后
- 248 / 孔繁森..... 王兴东 王浙滨
324 / 用灵魂拷问灵魂
——写作《孔繁森》电影剧本的断想
- 330 / 离开雷锋的日子..... 王兴东
390 / 唱给雷锋的一支歌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谈



编剧：王兴东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

蒋筑英

《蒋筑英》获第二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2年中国电影政府奖最佳故事片奖。王兴东获中国电影政府奖最佳编剧奖和第十三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影剧本征文二等奖。

我说，导演和摄影师，我们三人应该在片头分别向观众亮相一次相，这与此片风格有关。

编剧：“我是长影编剧，去长春光机所写这个反映科学家的剧本，我是近水楼台，为写这个剧本用干了两瓶墨水。”

导演：“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人，和人的命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看过这部影片我会收到你的来信。”

摄影：“拍摄这部影片所使用的镜头，全部是经蒋筑英生前为长影检测过的镜头。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光学专家的深深怀念。”

蒋筑英

1 片名

聂荣臻元帅书写的“蒋筑英”三个字，印在坚硬的灰色石质上。镜头拉开是人民大会堂前粗壮伟立的擎顶石柱。透过那一排石柱遥见天安门。

急促的电报声，字幕：“长春光机所党委蔡书记：你所蒋筑英同志6月13日赴成都验收软X光真空模拟装置，于6月15日17时03分溘然病故。死因不详，是否需要尸体解剖。另请通知亲属速来成都。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2 长春光机所装车间

电报握在党委蔡书记手里，宛如攥着一枚炸弹引信儿。蒋筑英40出头年龄，王大珩培养的接班人，现为研究所四室代主任，怎么会突然死亡呢？这消息使蔡书记极度震惊。

他急急奔走的背景，沉重而急促的足音……

一位鬓发斑白的老研究员拿着图纸资料，兴致勃勃地迎面走来：“蔡书记，来得正好，你看遥感摄影机和图像分析彩色合成仪的一些实验照片和数据都出来了！”

蔡书记掩饰着心里的紧张：“唐总，看见罗肯了吗？”

“他上午在这儿，下午去九室了。”

蔡书记转身就走。唐总纳闷。

3 九室

蔡书记来找罗肯，正在操作连续波可调谐环形染料激光器的一位科研人员，向他摇头，没见到罗肯，用手指着另一方向。

激光那灿灿的光束，映衬着蔡书记焦虑紧张的面孔。

4 放映大厅

大型银幕上，正检测放映着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用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拍摄的电影资料。

长征火箭点火、升空。160型电影经纬仪像千里眼一样，旋转着，跟踪着空间飞行器的轨道测量……

黑暗的放映厅边门，闪了一道亮光，蔡书记的身影，从银幕底下走进来。

银幕上，欢呼发射成功的科技工作者。镜头对准了一位享有国际威望的老科学家。字幕标明：王大珩，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员，中科院学部委员，长春光机所荣誉所长。站在身边的就是他的得意门徒蒋筑英，由于人多移动，始终看不清这个高个子中年人的脸。

黑暗中，有人议论“这不是蒋筑英吗？”

“没给他正面，看不清。”“他一向躲着镜头。”

一个人影向说话者摸近：“罗肯，你出来一下。”

蔡书记急急地拉着罗肯从宽大的银幕前躬身走过，漫射的光线把两人身影叠印在银幕王大珩和蒋筑英仰望火箭升空欢悦的巨幅面孔上。

5 蔡书记办公室

罗肯看完电报，眼里跳出一万个问号：“这怎么可能呢？蒋筑英才走了3天，这绝对不可能！”

蔡书记：“我已经打了长途电话，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待解剖。”

罗肯矮胖的身材像一个直立的惊叹号。

无声，连空气都死了。

蔡书记：“这个消息现在只有3个人知道，秘书，我和

你。”

罗肯陷到难以解开的疑团里：“这次成都本该是我去，我俩都在德国学习天文卫星软 X 光望远镜的检测工作，蒋主任知道我女儿马上要考大学，他就替我去成都验收 70 米真空装置了！”他锥心痛悔地用头顶靠在桌子上。

蔡书记：“我的心情比你更难过，中科院在过问此事，压力比你大。现在，蒋筑英已去世 2 小时 50 分钟了，我怎么对路长琴同志讲，由谁来护送她和孩子赴成都呢？”

罗肯长久地伏桌无语。

蔡书记：“我思考再三，你去！”

罗肯抬起头：“我？”

蔡书记：“从长春到成都 3960 公里的路程，你要把路长琴安全护送到达，路上不能出任何差错。”

罗肯为难地：“你知道，路长琴和蒋筑英感情之深，她要知道蒋筑英去世了，我就是背也背不到成都啊！”

蔡书记背靠墙上全国地图，神态严峻如下军令：“一路上，不能从你嘴里露出蒋筑英已死的消息。”

罗肯：“我怎么对路长琴谈？”

蔡书记：“就说，筑英在成都有病住院了，请她前去护理。”

罗肯：“有人走露风声呢？”

蔡书记看一下表：“你们明早乘飞机动身，越快越好。”

罗肯：“两个孩子要去吗？”

蔡书记经过周密思考：“母子分开走！你和路长琴先期坐飞机到北京，孩子由我再作安排，你到北京及时与我联系。另外，我给你配一个医生。”

罗肯：“医生？”

蔡书记：“一旦路长琴有什么不好，由医生救护。”

罗肯两眼噙泪，长叹了一口气。蔡书记委以重任地拉着

罗肯的双手：“一道难题，3960公里，只有你了！”他背过脸，掩饰着内心的痛楚。

6 蒋筑英家门前

夕阳宛如一匹跑累了的枣红马，从西天云缝间栽倒了，四周蜷伏着凝静的肃穆和忧悒。

蒋路全（10岁）和姐姐蒋路平（13岁）正在掷飞盘，紫色和黄色的飞盘携着小姐弟的欢笑，在空中旋转。

一只飞盘被来人截住。蒋路全：“罗叔叔！张阿姨！”

蒋路平：“我爸不在家，出差了。”

罗肯：“我找你妈。”

蒋路全：“我妈做饭呢！”

罗肯妻子张琨爱抚地摸着蒋路全的头。

蒋路全抢先冲楼上敞开的窗户喊：“妈！罗叔叔来了！”

显然屋里没有听见。

蒋路全把手里的飞盘向上直抛，惊叫一声：“飞碟来啦！”

像暗号一样，3楼窗户倏然探出一张少妇的脸，她就是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时年39岁，满头乌发和那秀美端庄的五官，汇合四个字：善良大方。

路长琴热情地招呼：“哟！是你们两口子，快上来，我今天做鱼了！”

7 蒋筑英家

路长琴抬起头来，问号像一把锈锁，从此挂在她紧锁的双眉之间：“筑英住院了？”

罗肯点点头。

路长琴摇着头：“星期天早上走的，这才3天，怎么就病了？”

罗肯：“成都来电报，让你去护理一下。”他掏出一份报纸递给路长琴看。

路长琴：“啥病住院了？”

罗肯：“不清楚。”

张琨：“叫你去你就去吧。”

路长琴：“这家呢？两个孩子还念书。”

张琨：“你就安心护理蒋主任，孩子这边我帮助照顾。”

罗肯：“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明早的飞机就走。”

路长琴：“怎么，你也去？”

罗肯：“蒋筑英是因公出差住院，我代表室里去看看，那边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我照顾一下。”

路长琴慌了，嘴里叨念着：“他怎么会住院了呢？他走时好好的……”

张琨：“用不用我帮你收拾东西？”

路长琴摇摇头：“明天几点走？”

罗肯：“早上6点我来车接你。”

路长琴转身在台历上写了个地址，撕下递给张琨：“张工，这是我二哥的电话、地址，家里有什么急事，找我二哥。”

张琨欣然接受：“好吧！那我回去给老罗收拾一下东西。”

路长琴把罗肯夫妇送出门后，急急火火地从衣箱里找出旅行袋、衣服，又翻找出两个饭盒、一把不锈钢勺，又摸出一个热水袋，都摆在床上……

这才想起召唤两个孩子回家。

她着急了，着慌了。又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白布包裹，打开——一套理发工具，她坐在床边，情不自禁地拿起推子，在手里轻轻推动，想起蒋筑英临行前的那个夜晚……

(回忆)

雪白的围单从镜前扇过，围在一个背对镜头的男人胸前，这男人坐在凳子上也显得脊背高长，双肩扛着一颗智者的头颅。

路长琴左手轻抚着头顶，右手操作推子，轻柔地：“你呀，知道明早出差，回来这么晚？”

“李工家下水道坏了，我去帮助修理一下。”

路长琴愠怒地拍了一下蒋筑英的头：“超过10点，你这头发我也不给修理了。”

蒋筑英：“路平，英语九百句学到哪了？给爸爸背一段。”

蒋路平站在一侧朗颂着英语：“If it doesn't rain tomorrow, I think I'll go shopping.”

蒋筑英翻译着中文：“如果明天不下雨，我想去买东西。”

蒋路平：If I have time tomorrow, I think I'll get a haircut.”

蒋筑英：“如果明天我有时间，我去理个发。I hope I remember to ask the barber not to cut my hair too short. 知道吗？”

蒋路平翻译着：“我希望我能记着，理发员不要把我的头发剪得太短。对吗？”

蒋筑英：“对，给你妈妈再说一遍英语。”

突然，灯灭了。路长琴：“得，停电了。”

一根火柴把蜡烛点燃了，烛火如豆。

蒋路平：“爸，我看不清了。”

一双男人的手将这根红蜡烛烤弯成U型，从蜡蕊又点燃一头，插在桌上金属架上，一根蜡烛两头燃，袅袅摇动的烛光相对，奇妙地在我们面前刻出一张见而难忘的中年男人

的脸庞，睿智的双目，清癯的面颊，一道高挺的鼻梁把烛光在脸上切成明暗两界。

路长琴操起推子又给蒋筑英理发……

蒋路平：“爸，还有10天我就过生日了，你能赶回来吗？”

蒋筑英：“说吧，你要什么礼物？”

蒋路平：“你真的能回来？”

蒋筑英：“用不了一星期。”

蒋路平：“去年你去德国带回的书签，我都分给了同学。爸，你这次出差是最短的一次。”

蒋筑英：“可这次是很重要的一次，咱们国家要发射天文卫星，要搞高科技的软X光真空望远镜，把航天看到的拍摄下来。”

儿子蒋路全从里屋冲出来：“爸爸，能拍到飞碟和外星人吗？”

蒋筑英：“能，要是碰上外星人，就给他们照个彩色的照片，精确度达到一根头丝的万分之一。爸爸这次去成都就是检测一个军工厂制造的真空装置。”

“爸爸真棒！我真想看看飞碟什么样！”他把一根蜡烛烤成U型，也两头点燃，进了里屋。

蜡泪缓缓，烛光融融……

里屋传来儿子的叫喊：“爸，电灯谁发明的？瓦特还是爱迪生？”

蒋筑英：“爱迪生。”

“圆珠笔谁发明的？”

蒋筑英：“你要干什么？”

“明天全校搞智力测验比赛！”

钟锤在蜡泪最痛苦的时候，敲了10下。

路长琴：“太晚了，你快去辅导一下路全，等你出差回

来。再给你好好剪剪。”

蒋筑英用手捋了一下长长的黑发：“反正我这脑袋你承包了。”透过烛光看见他回眸一笑，真像个大孩子……

想到这，路长琴把理发工具包裹好，装进旅行袋里。

8 第四研究室

这是蒋筑英主任办公室，在他堆满图纸的办公桌对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带指针的图表“蒋筑英去向表”。密集排列着单位资料室、试验室、光机学院、所里开会、长光一厂、长光二厂、长影、吉大等等，指针停在“公出”一格里。

罗肯夫妇在这里默坐许久了。

张琨：“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了吗？”

罗肯痛苦地摇摇头。

张琨：“他比你小两岁，43。”

罗肯：“属虎。”

沉默的大楼里没有灯光，惟有蒋筑英办公室还亮着。

罗肯：“我真怕3960公里自己控制不住感情！今天，我生平第一次撒谎，假电报。我不敢正视路长琴的眼睛，害怕，打成右派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张琨哭劝着：“别怕，谁都知道你和蒋筑英的交情，他去世了，你作为老同学，理应去见他一面，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不枉你们一世交情，去吧，代表我们全家买一个最好的花圈！”

泪水滴落在蒋筑英办公桌玻璃板上，那下面清晰可见两张照片：50年代罗肯与蒋筑英在北大乐队的合影，两人各持一把小号。

彩色照片是两人在1982年赴西德学习的留影。

张琨：“这都成了他的遗物了！”

罗肯：“人生苦短！”

张琨：“他没留下什么话吗？”

罗肯：“听电话里传，说他连喊了两句‘候鸟！候鸟！’就过去了。”

张琨：“候鸟？他在喊谁？是不是喊你？”

罗肯摇头。一个难解的生命之谜，一直到全剧结束都在纠缠着这位生前好友。

9 蒋筑英家

夜太深了，把一颗女人的心挤压得太紧张了。路长琴在床上毫无睡意，像一条鱼被搁浅在疑问堆聚的沙滩上，翻来覆去。

路长琴的心声：“筑英走时好好的，怎么突然住院了呢？是出了车祸？还是他多管闲事让坏人插刀子了？”

她的目光直了，直挺挺地落在桌子一张黑白照片上：蒋筑英背对黑板打着手势讲学。从照片上浮出往事的记忆。

10 (回忆) 光机学院阶梯教室

照片上的蒋筑英活了，他挥动手势对前来听课的学生讲：“……关于色度学的第三讲，今天就结束了，明天晚上我讲色度学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现在下课吧！”

一个上唇长有痞子的男生站起：“老师，可以提个问题吗？”

蒋筑英：“有关色度学的吗？”

“有关你的。”

蒋筑英：“请问。”

“你在上次讲课时谈到你的毕业选择问题，你妈妈希望你回杭州老家，那是人间天堂。可你为什么到长春来？”

一阵唏嘘，有些准备下课离席的同学又好奇地坐定了。

蒋筑英：“你是问这个问题……”身后黑板上写满了有

关色度学公式的粉笔字。

“我是校刊的通讯员。”男生说道。

蒋筑英：“没想到我来答记者问了。”

“据我所知，你毕业的时候已经跟一位杭州姑娘热恋了几年。”

蒋筑英：“是的，一边是母亲和恋人的需求，一边是我所热爱的光学事业。最后，我选择了王大珩！”

“结果已经知道，我想问的是原因？”

蒋筑英停顿片刻，环视了一下教室，“原因也很简单，你想报考这位导师的研究生，必然对导师要先作研究，我的导师王大珩，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英国伯明翰史密斯公司光学玻璃研究所，1948年不顾英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到祖国。1951年受命在长春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我们光机所的前身。正是王老师的选择，才有了光机所，后来有了你们的光机学院，有了我们中国的光学科研基地，我选择了王老师也像他那样去选择了人生，对不起，我的回答有点生硬。你叫什么名字？”

“司马森。”

蒋筑英：“可以问你为什么选择光机学院吗？”

司马森：“我其实并不喜欢光学，我喜欢文学。”

蒋筑英走近司马森，眼睛逼视着：“想当作家？”

司马森：“有过这个梦想。”

蒋筑英：“大胆地说出来嘛，我也想当作家，其实文学和光学并不矛盾，想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吗？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以至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这首伟大的诗篇！”他越说越激动了，含有南方口音的语调，激昂地朗诵起来：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一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芒？
……”

音韵铿锵，掷地有声，学生们眼前仿佛站着的不是光学家，恰似挺立在暗庭中的烛。

11 (回忆) 阶梯教室外

路长琴脚踏夜色，等待着蒋筑英下课同归，教室里却传来他熟悉的声音在高吭吟诗。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夜，被炙热了，暖融融。

12 (回忆) 阶梯教室里

司马森热情握着蒋筑英的手：“我报你的研究生了！闻一多的诗你背得一字不差。”

蒋筑英：“如果闻一多活到今天，你最好去考他的研究生吧！他是中国知识分子骨气最硬的。一生光明磊落。”

路长琴悄然入室，在后排落座。

司马森：“蒋老师，你今天的诗兴大发。”

蒋筑英：“让你见笑，不过我常想，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像闻先生所赞的红烛那样，每人都像一根蜡烛，十亿根啊，聚积起来，燃烧起来，发光出来，那么神州大地将是一片光明！”

咔嚓！闪光灯亮了，摄下他精彩预言的一瞬。

13 (回忆) 土道上

夜色浓重，蒋筑英和路长琴奔向归家的路。出光机学院门前奔卫星路是一片土路，没有路灯，恰逢雨后，地面闪着水光。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瞎了一只车灯，车身忽左忽右扭秧歌，一看便是酒后驾车……

两位骑自行车下课的女学生，沿路边行走险些被这辆“独眼龙”辗进去，惊叫着倒地。

一个身影闻声箭一般冲上前去，蒋筑英！他大吼着：“司机！站住！”

“独眼”的庞然大物，仍傲慢无礼地摇晃前行。

蒋筑英火了，追上前去：“你站住不站住？”

那醉汉打个酒嗝：“你是哪路的警察？屁！”

一踩油门，车轮飞溅蒋筑英一身泥水脏沫，蒋筑英把手里的讲课书稿塞在路长琴手里，追车而去：“你给我站住！”

路长琴担心地跟上来：“筑英，你又要管闲事。”

蒋筑英：“这怎么叫闲事，不教训这小子，将来要出大事的！”

14 飞机上

字幕：1982年6月16日

机舱内，路长琴的头无力地靠在座椅上，心里承受着痛苦的辗磨。身边的女医生姚洁主动照顾着：“路工，你哪儿不舒服，我这有药！”

路长琴摇摇头：“谢谢你这么关照我……”

罗肯忙把话题剪断：“她是和你一同去成都护理蒋筑英的。”

“这么说，蒋筑英是真病了？”路长琴那双忧虑的目光质问着姚洁。姚洁掩饰地点点头。